

後漢書

一七



列傳第三十三

范曄

後漢書四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朱暉

孫穆

樂恢

何敞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

以國氏姓周襄諸侯滅宋轉碭易姓爲朱後徙于宛也

家世衣冠暉

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

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

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

以德行稱於代也

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

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

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
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
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
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
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以病
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
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
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
致禮

續漢志曰諸侯
家丞秩三百石

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

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爲郡吏太守阮況

嘗欲市暉牛暉不從

東觀記曰暉爲掾督郵況當歸女欲買暉婢暉不敢

與後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

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

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

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

非有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

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

給餅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

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餅不可得顧謂掾

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壁即往

給之曰

給欺也

我數聞壁而未嘗見試請觀

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

奉之於蒼

主

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

更以它壁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

視孰與藺相如

屬向也與猶如也史記曰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

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願指示王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璧破乃謝之

帝聞壯之及

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再遷
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
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
不義之囚即時僵仆

僵仆
語也

吏人畏愛爲之歌

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
疫臨淮獨不鄰郡人多牽牛入界

數年坐法免

東觀

記曰坐考長吏曰
死獄中州奏免官

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

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

邑里通鄉黨譏其介

介特也言
不與衆同

建初中南陽大

飢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
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
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
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
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
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
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
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
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以堪先託妻子心已
許之故言信於心也暉

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
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
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嘆息遂召之
其義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告南陽太
守問暉起居召拜爲尚書僕射歲中遷太
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
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

詩曰

衮職有闕仲
山甫補之

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

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蹇蹇之志卻

無退思之念

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上

應於五五爲君位二宜爲臣也居儉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

補過蹇與蹇通

孝經曰退思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

願也生其勉之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

經常也

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

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

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

不須官可自鬻

前書曰因官器作鬻鹽音義曰鬻鬻古煮字

又宜因

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

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

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

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

均輸

於是詔諸尚

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祿食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

暉重議因發怒竊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
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義黃髮
無愆詔書過耳

黃髮老稱
謂未暉也

何故自繫暉因稱

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
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
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
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
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
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

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

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爲尚書

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

帝即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

病卒

華嶠書曰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也

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

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

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

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幾音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爲太

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言穆用心專愚更甚也

穆愈更精篤

初舉孝廉

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爲郡督郵迎

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爲督郵因族執爲有令德穆荅曰郡中瞻望明府謂知仲尼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服膺舉孝廉也

順帝

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

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

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

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淵聖御名帝即位順

烈太后臨朝穆以翼執地親重望有以扶

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翼曰穆伏

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歷法太歲在丁壬歲

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合於乾位也易經龍戰之會其

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易坤卦上六象詞也

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爲道卑順不逆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謂

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

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

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
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
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
儒

申重也

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

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

苟且取安也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

專心公朝割除

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
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爲皇帝選
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
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

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
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茲臣爲天下
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
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
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暘
藥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
龍二見沛國異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
爲應於是請暘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
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
御史相帝臨薨雍行禮畢

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時同郡趙康叔盛者

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

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

其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

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

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

不與焉

禮記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注曰大道謂三皇五帝

也時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

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

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

性而行謂之道

率循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

得

其天性謂之德

天之所命之謂性不失天性是為德

德性失然

後貴仁義

道德之性失仁義之迹彰

是以仁義起而道德

遷

遷徙也

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

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夫中世之所敦已

為上世之所薄

中世謂五帝時

況又薄於此乎故夫

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

不博

幬亦覆左傳曰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幬與燾同

人不敦龐則

道數不遠

敦龐厚大也左傳曰人生敦龐數猶理也言人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

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

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原壤之母死孔

子助之沐樽原壤登木而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其

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

楚嚴不忍章於絕纓

王賜羣臣酒

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

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

也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

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

華故去彼取此

此老子德經之詞也顧歡注曰道德爲厚禮法爲薄清虛爲實聲色

爲華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

用

俗之凋薄以厚御之行有失以惠待之即上孔子楚莊是也

故覆人之過者

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

援深昭此道可以爲德誠其兄子曰吾欲

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

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

履踐也言敦厚之道孔子楚莊已踐履之

近則丙吉張子孺行之漢

廷宣帝時丙吉爲丞相不察吏曰夫以三公府察吏吾竊陋之子孺爲車騎將軍匿名遠權隱人過失

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

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

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

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悠悠多也稱舉也凡

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

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

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旣然矣又有異焉人

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

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

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

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

田蚡武帝王皇右同產弟爲太

尉親貴用事韓安國爲梁王太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爲言太后即召以爲北地都尉也

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

翟方進成帝時爲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

封定陵侯以能謀議爲九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

夫以韓翟之操爲

漢之名宰

前書曰天子以韓安國爲國器拜御史大夫又曰翟方進智能有餘天子甚重

之故言

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

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

莫繼於後者也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

擊闐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子曰史魚衛大夫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故時

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

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

皆牽於時也

何則先

進者旣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

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

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

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

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伐木有鳥鳴之悲矣

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

嬰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嬰其鳴矣求其友聲也

嗟乎世士誠躬師孔

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

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

抗正

事具韓稜傳也

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

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

刊削也

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

餘也彼與草木俱朽

彼謂薄也

此與金石相傾

此謂厚也老子曰高下之相傾

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

穆集載論其略曰或曰子絕存

問不見客亦不荅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于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之敢塞游獵蹂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筭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爲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纓經來入豐寺及我爲持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下爲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謁爲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鷓鴣不絮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攬飽則泥

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
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
力蓋因此而著論也

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

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君

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

成敗以防遺失

黃帝作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誠太公陰謀曰武王衣之銘曰桑

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

致非社稷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

說苑君道篇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臣術篇曰人臣之術順從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也從之如升堂

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申國

之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爲羣公之首異絕席於三公一日行善

天下歸仁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終朝爲惡四海

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爲害水災及蝗

蟲也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

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撈掠割剥疆

令充足公賦旣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

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

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賊殺也又掠奪

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

人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

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前書淮南王謂伍被曰陳勝吳廣起

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也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秦胡亥時山東

兵大起叔孫通謂胡亥曰鼠竊狗盜郡縣逐捕之不足憂諸生曰何先生言之諛也諱惡不

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

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

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閒幾成大患質

時九江賊馬免稱黃帝歷陽賊華孟稱黑帝並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九江歷陽是荆揚之閒也幸

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

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

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

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

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

危自安也即就也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

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

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

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

憲度旣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
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
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官
者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穆又奏
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
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
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饉流移
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爲冀州刺史
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常侍並以檄謁穆

穆疾之辭不相見異部令長聞穆濟河解
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
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
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

平

按平郡異
州所部

偕爲璵璠玉匣偶人

玉匣長尺廣
二寸半衣死

者自晉以下至是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左傳曰陽
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江表美王名君所佩也偶人明
器之屬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

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

徵穆詣廷尉

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異州從事欲
爲畫像置聽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

吾形以爲重負忠義之
未顯何形象之足紀也

輸作左校

左校署名屬將
作掌左工徒

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
曰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
志清茲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弟布在
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
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
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
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
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

山重華忿於蒼墓矣

尚書曰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

海經曰有謹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謹頭驩兜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

當今中官

近習

鄭玄注禮記云近習天子所親幸者

竊持國柄

周禮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謂爵祿子置生奪廢誅也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

餓隸富於季孫

運行也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

呼噏則令伊

顏化為桀跖

呼噏吐納也伊尹顏回夏桀盜跖也

而穆獨元然

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

徒感王網之不攝

攝持也

懼天網之久失故

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

黥首謂鑿

額涅墨也繫趾謂缺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鈇也

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

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

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

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

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

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

常伯之任

璫以金爲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

璫左貂光武已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

天朝政事一更其手

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

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
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
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
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爲堯舜之君衆
僚皆爲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
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
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省覽
也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通也皆用姓

族

引用士人有族望者

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

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
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
博選老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
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良久乃趨而去自

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

意居無幾憤懣發疽

疽癰也

延熹六年卒時

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
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

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

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

表山松書曰穆

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

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

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節仕

至河南尹

野字子遼見荀爽薦文

初穆父卒穆與諸儒

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

謚法曰清白守節曰貞善聞周達曰宣

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爲

文忠先生

表山松書曰蔡邕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爲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

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遂共謚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

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衰
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

左傳曰頑嚚不

友是與比周杜預注云比近也周密也

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

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

其致焉

邕論略口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

以正其哲信以固逮至周德始衰頌聲旣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已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文也曰富貴則人爭趣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己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

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己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己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人師也福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旣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粱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蓋孔子稱上交不巳而矯時也走將從失孤焉

諂下交不黷

易繫辭之言也

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

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

並見論語

故易明

斷金之義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詩載讌朋之謠

詩小

雅伐木序云讌朋友故舊也其詩曰伐木許許釀酒有藇釀音所宜反藇音序

若夫文會

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

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

友輔仁又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

夫遂隆其好

左傳曰吳季札以縞帶贈子產子產獻紵衣焉孔叢子曰孔子與程

子相遇於塗傾蓋而語傾蓋謂駐車交蓋也前書曰王陽貢禹相與爲友朱博與蕭育爲友時稱蕭朱結

綬王貢彈冠言其趣舍同相薦達

斯固交者之方焉

方道也

至乃

田實衛霍之游客

實嬰孝文皇后從兄子封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帝

時爲丞相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爲太尉蚡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衛青拜大將軍青姊子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去病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也

廉頗翟公之門賓

史記曰廉

頗趙人封爲信平君假相國長平之免歸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執我即從君無執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也

進由執合退因衰異又專諸荆

卿之感激

史記曰專諸堂邑人吳公子光以嫡嗣未得立請專諸刺吳王僚諸曰王僚可

殺也母老子弱是其無如我何光乃置酒請王僚酒酣專諸置匕首魚炙之中以刺王僚立死又曰荆軻衛人也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丹怨亡歸與軻交結乃尊爲上卿故謂之荆卿軻入秦刺始皇不遂

侯生豫子之投身

史記曰侯嬴魏隱士爲大梁夷門門者魏

公子無忌請爲上客秦圍邯鄲嬴教公子竊兵符北救趙乃自剄又曰豫譚晉人趙襄子滅智伯譚曰士爲知己者死乃變名姓欲刺襄子襄子令執之遂伏劍而死

情爲恩使命緣

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

易曰西

南得朋

蔡氏貞孤之言其爲然也古之

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

前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張竦字伯松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

也友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爲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爲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

爲交通關涉也

恢獨皦然

不汚於法

繳明也音公鳥反或從白作皎音亦同

遂篤志爲名儒

性廉直介立

介特也

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

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荅後仕

本郡吏太守坐法誅

東觀記京兆尹張恂召恢署戶曹史

故人

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復爲

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揚政數

衆毀恢後舉政子爲孝廉由是鄉里歸之

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

爲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

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辟之遂皆不應

華嶠

書曰安潛而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譖之曰爲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以闕踰非也遠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屏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

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

其忠

東觀記載恢所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於政

故明王之於夷狄簡靡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漸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術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求入爲尚書僕射是時河

無用之物臣誠感之

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
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
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

史錄注曰調字叔和爲河南尹永和二年坐買

洛陽令同郡任稜竹田
及上罷城東曹渠免官

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

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

己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

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遂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

下大臣持國常以執盛爲咎伏念先帝聖

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

業

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富

諸舅不宜幹正王室

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衆物夭傷

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

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

可長保爵土之榮

四舅謂竇憲弟篤景瓌也

皇太后永無

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

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意不

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

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遂稱篤拜騎都

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

在大夫孔子所疾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世卿持權

春秋以戒左傳曰齊崔氏出奔衛公羊傳曰崔氏者何齊大夫稱崔氏者何貶曷爲貶譏世卿

也聖人懇惻不虛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

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

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

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

上印綬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迫

脅恢遂飲藥死弟子縗經輓者數百人

輓引

也

衆庶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

生何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己爲郎中

三輔決錄注曰己字伯文爲郎非其好也去官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

陰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朝錯

何氏家傳云並祖父比干

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爲汝陰縣獄吏波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濡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

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

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武帝時爲廷尉正與

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遷丹楊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爲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

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

獸草木言事者以爲祥瑞敞通經傳能爲

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

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鸛鵒來巢昭公

有乾侯之厄

春秋有鸛鵒來巢左氏傳魯大夫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謡有之曰鸛鵒之

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跕跕公在乾侯季平子逐昭公公遜于乾侯杜預注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

境內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

公羊傳曰西狩獲麟

有以告孔子者曰有麇而角者何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氏注

云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禮記孔子謂子貢曰予疇昔夜夢

坐奠於兩楹之間焉。躬人殯於兩楹之間。丘即躬人也。予殆將死也，遂寢疾七日而死。

海鳥

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

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

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譏焉。因曰：今茲海其有風乎？廣川之鳥恒知避風，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之曰：吾過矣。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

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荅。

懼音紀具反。

居無

何而肅宗崩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

過制，倉帑爲虛。

帑音它朗反。

敞奏記由曰：敞聞

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爲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

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

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

之純德

晏晏溫和也

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洽平

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宜當克己以

壽四海之心禮一穀不舛則損服徹膳

禮記

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損服減損服御

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

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

時西羌犯邊爲害也

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

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
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
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
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
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

應有度

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

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祀門戶直見

漢官儀也

是以夏禹立圭周公束帛

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

周公

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

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
哉宜先正己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
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
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
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

文逃祿

國語昔楚鬬子文三登令尹無一日之積
成王聞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

脯七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
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
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
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公儀

退食之比哉

史記公儀休相魯食茹而美拔園葵
而棄之見布好而逐出其家婦燔其

機云欲令農土女工安得奪其貨乎比音庇

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

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

時章帝崩也殤王名石齊

武王續之孫也

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

屯衛之中

暢得幸竇大后故刺殺之

而主名不立敞又說

由曰劉暢宗室肺府茅土藩臣來弔大憂

上書須報

須待也

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

之吏莫適討捕

適音的謂無相的討捕也

蹤迹不顯主名

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

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

知盜賊也

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

爲故事三公不與賊盜

敞在太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兩省爲丞相不

業事遂爲故事見馬防傳也

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

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

夫各得其宜

陳平爲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者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

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今二府執事不深

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慝莫以爲咎惟

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

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

者隨之

主者謂主知盜賊之曹也

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

師稱其正以高第拜侍御史時遂以竇憲

爲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爲

憲弟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

敞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爲桀逆久矣平

城之圍慢書之恥匈奴冒頓以精兵三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案白登

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后時冒頓遺高后書曰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

所無孤憤冒頓自謂此二辱者臣子所爲捐軀而必死

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

后秉文母之操文母文王之妻太姒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也陛下

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

慙之恥而盛春東作

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

興動大

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爲衛尉篤

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

筭之人

鄭玄注論語筭竹器容斗二升

誠竊懷怪以爲篤景

親近貴臣當爲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

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

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

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

拜爲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
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爲之
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
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

知明

較昔鄭武姜之幸叔段

左傳鄭武姜愛小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

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大叔後武姜引以襲鄭

衛莊公之寵州吁

左傳衛莊

公寵庶子州吁州吁好兵公不禁大夫石碚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卒適子

桓公立州吁乃殺桓公而篡其位

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

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

害之也

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鳥喙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伏

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

幹國事

比類也
幹主也

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

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

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

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

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

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

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

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

申伯

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拯此萬

邦聞于四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

順呂后之權

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爲王王陵諫不許陳平周勃順旨而封之呂后崩平

勃合謀卒誅產祿也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

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縣縣塞其涓涓

周金

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縣縣不絕或成網羅也上不欲令皇太后損

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

左傳鄭武姜引大叔假襲莊公

莊公寘姜氏於城穎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下使憲等得長保其

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

不免於嚴怒

方音臧獲奴婢賤稱也史記曰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爲吏其妻私人其

夫將來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乎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邪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佯僵而棄酒主父怒笞之故妾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

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

然猶不免於笞

東觀記曰何脩生成爲漢膠東相成生果爲太中大夫果生比干爲平陽都尉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顯光祿大夫顯生龍濟南都尉寵生敞八世也

復以愚陋旬

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

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
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
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敝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
南王康尊貴驕甚

康光武少子也

憲乃白出敝爲

濟南太傅敝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
諫正之康劾禮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敝疾
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
和爲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

督郵主司察
愆過立春陽

氣發生
故召歸

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

有義行者及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

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

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

出居謂與父母別居者其親先亡者自恨喪禮

不足追行喪制也

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

東觀記曰高潭等百八十

五人推財相讓

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鰥陽舊

渠百姓賴其利

鰥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爲

鰥水俗謂之三丈陂

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

敞功德及竇氏敗有司奏敞子與夏陽侯

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將常忿疾中常侍蔡倫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敞以祠廟嚴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敞詐病坐抵罪卒于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

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

呂祿呂產也霍光之子禹

幸

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

袁安任隗也

樂何之徒抗議柱下

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

冠法冠案禮圖注云法冠執法者服之樂恢
爲司隸何敞爲御史並彈射糾察之官也

故能

挾幼主斷勅姦回之偏

勅絕也

不然國家危

矣夫竇氏之閒唯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

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

明刺絕交面朋崇厚浮僞

楊雄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

面友也浮僞者勸之以崇厚也

恢舉謗已敞非祥瑞永言國

偏甘心彊諛

諛佞諂也竇憲兄弟奢僭上偏敞冒死切諫是甘心於彊諛之人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三

列傳卷第三十四

范曄

後漢書四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鄧彪

張禹

徐防

張敏

胡廣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

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沆始居新野

子孫以農桑爲業

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

封酈侯

酈音莫庚反

仕至勃海太守彪少勵志

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

本或無荆顯

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

東觀

記曰彪與同郡宗武伯翟劭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

五遷桂陽

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爲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爲太尉彪在位清白爲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胾

胾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胾同姓則留之宴處不預祭而賜胾重之河

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

東觀記曰賜羊

一頭酒二石也

和帝即位以彪爲太傅錄尚書事賜

爵關中侯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斥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弔臨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

爲皇祖考夫人

皇祖考鉅鹿都尉回

數往來南頓見光

武光武爲大司馬過邯鄲況爲郡吏謁見

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

俱北到高邑以爲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

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歿

關縣屬常山郡

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觀記曰況遷涿

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

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

以一縣自養復以況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

出戰死上

父歆初以報仇逃亡

東觀記曰歆守

甚哀之

賊自出歆召囚詰問曰欲自受其辭旣入解械飲食

便發遣遂棄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與

此不後仕爲淮陽相終於汲令

東觀記曰歆爲相時王新歸國

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自上歆坐左遷爲汲令卒官

禹性篤厚節

儉東觀記曰禹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

父卒汲吏人賻送

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

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

中拜楊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

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

酈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於江

夫差悔與羣臣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爲立廟而祭焉

禹將度吏固請

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

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
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
吏民希見使者民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
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
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

東觀

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
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與陂同

傍多良田而

堙廢莫修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
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
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

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醵千餘頃民用溫

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天下六國而食精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乞歸之者茅屋草廬十有餘成

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功曹史戴閏故太尉掾也權

勳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

法徐縣名也東觀記曰閏當從行縣丞曹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

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也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

年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

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東觀

記曰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聞車駕當進賜蘭登具物除子男咸為郎也

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
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
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
遷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
時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合宮中給
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
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言方諒闇密
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

鄭玄注論語
曰諒闇謂凶

廬也尚書曰帝乃徂
落四海過密八音也

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

假貧民太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
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
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
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
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
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
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鄧太后
母陰氏皇
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
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

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

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

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

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

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

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

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

還宮上爲宗廟社稷下爲萬國子民比三

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臧空虛禹

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

稟給也假貸也

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

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爲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也

鉅故城今亳
州臨渙縣也

祖父

宜爲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

王莽置六經
祭酒各一人

秩上卿長安國由爲講易祭酒宣
爲講學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

父憲亦傳宣

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爲郎
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
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
有過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爲魏郡太
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

後漢列傳三十四
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

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

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

夏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爲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析

各有異說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

傳之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

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

學

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

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

立博士十有四家

漢官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

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
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

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撝領綱紀也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

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所以

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

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諸經爲業各自名家私相

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

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之言不自

制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古者史官於書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

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見論語也疾史有所

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

世常道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蔽小人以野故
朋人承之以助助之蔽小人以鬼故周人

承之以文文之蔽小人以儀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
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儀書西志反史記僂或作薄

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

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

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

先師義有相伐

伐謂自相
攻伐也

皆正以爲非五經

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

久差可矯革

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異令學者務本有

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大經義微學問寢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

六年拜爲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

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

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

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

異策免始自防也

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

西羌反畔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蟲賊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

防卒子衡

當嗣譟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張敏字伯達河閒鄭人也

鄭今瀛州縣也音莫

建初二

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爲尚書建初中有入

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貫其死刑

而降宥之

貫寬也音示夜反

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

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

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

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

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

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由從也言設政教可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輕而不行事見論語也春

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注云不

受誅罪不當誅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

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

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

爭之義導教也醜類也又輕侮之比寢以繁滋至

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
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
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
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
敝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
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
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史游急就篇曰臯陶造獄法律
存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
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

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
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
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

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

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

一物枯即爲災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

秋一

物華即爲異

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也

王者

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

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

帝從之九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

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稱足之任不可以缺

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

因病篤卒于家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

華容縣故城在今荊州東

六

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徒馬宮

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

苦

襄陽耆舊記廣父名寵寵妻生廣早卒寵更娶江陵黃氏生康字仲始

長大隨輩

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

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勅真助求

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

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旣到京師試

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

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

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舉孝廉續漢書
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尚書輒優文特勞來其舉將
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及
拜郎恪勤職事所掌辯護也
旬月拜尚書郎

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
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
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
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
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
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
岐嶷形於自然

詩云克岐克嶷鄭玄注云岐嶷然
意有所知也其貌嶷然有所識別

也
覩天必有異表

覩音苦見反說文曰覩辭諭也詩云文王嘉止覩天之妹文王

聞大姒之賢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辟天之有女弟故求爲配焉

宜參良家簡求

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

聖慮

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鈞以卜也

政令猶汗

往而不反

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無咎劉向曰汗出而不反者也

詔文一下

形之四方

形見也

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

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

定立爲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

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

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兼

覽博照為德

即明四目達四聰也

臣以獻可替否為忠

左傳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書載稽疑謀及卿士

稽考也考正疑事謀及卿士見尚書

詩美

先人詢于芻蕘

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注云詢謀也芻蕘薪采者也言有疑

事當與薪采者謀之也

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

於故老

國語叔向曰國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於耆老而後行之

是以慮

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

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

更試牋奏

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

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効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

明詔既許復令

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

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命弗言臣下罔由窠令又曰令出惟行不惟反

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

萬世詩云天難謚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

詩大雅也謚信也斯詞也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蓋選舉因才無

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

前書陳平設六奇策以佐高祖

鄭阿之政非必章奏

說苑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

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甘

奇顯用年乖彊仕

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二使

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爲上卿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禮記

曰四十終賈揚聲亦在弱冠

前書終軍年十八爲博士弟子自請

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擢爲諫大夫往說越越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

詩屬文稱於郡中

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

文帝召爲博士

師經參雜霸軌

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理之

聖主

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

一臣之言剋戾舊章

剋削也戾乖也

便利未明衆

心不厭

厭服也

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

台司不博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剥異異

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

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

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

瞽無目者也

色而言如無目之人也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干犯也

惟陛下納焉帝不

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

聞德以旌賢

旌明也書曰德懋懋官也

爵以建事

能建立事則與之爵

明試以功典謨所美

明白考試之有功者則授之以官舜典咎繇謨皆有

此言故云典謨所美也

五服五章天秩所祚

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

士之服也五者之服必須章明尚書咎繇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王服五章哉秩序

也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

豐厚也

舉不失

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頤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

禮

柔而不犯謂性和柔而不可犯以非義也

忠貞之性憂公如家

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

密勿夙夜

密勿
儻勉

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

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

母年老旣蒙簡照宜試職千里斥寧方國

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

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使東

脩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爲濟

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守入

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續司空孫朗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

被誅代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

心力克壯

盛弘之荊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

十七八十者猶以爲天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恒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二薨也

繼母

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

禮記曰夫爲人

子者恒言不稱老

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溫

柔謹素常遜言恭色

遜順也

達練事體明解

朝章雖無謬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

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

公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

及共李固定

策大議不全

質帝崩固爲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長有

德恐爲後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廣戒等憚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

又與中常

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

十餘年歷事六帝

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爲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三十一

年也六帝謂安順冲質桓靈也

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

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

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

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

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

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

萊甫等每

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

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

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

事賜冢塋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爲

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

百人皆縗經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

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

州二十五官箴

楊雄傳曰箴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

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塵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其

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瑀又臨邑侯

劉騶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

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

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

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

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

議郎蔡邕爲其頌云

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岳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

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膺天之烝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鐘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絳弁弁四牡沃若六轡棗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

懷祿以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

者出身之常體

列位也

夫紆於物則非已直於

志則犯俗

紆曲也

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

失身

徇營也

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

統者總論

上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路易可因循如踐險塗則難免顛覆也

故昔人明慎

於所受之分遲遲於岐路之間也

呈材效職則受之分

明矣遲遲疑不前之貌也明其分則不可妄進

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

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

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後之人何從

而貶責矣

古人以宴安爲戒豈數公之謂乎

左傳

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

章句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

或橈

橈曲也易曰
棟橈凶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四

[illegible]

列傳卷第三十五

范曄 後漢書四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袁安

子敞

玄孫闕

張酺

韓棱

周榮

孫景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

氏易

孟喜字長卿東海人明易爲丞相掾見前書

平帝時舉明經爲

太子舍人

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貪

建武初至成武令

成武今曹州縣

安少傳良學爲人嚴重有威見敬

於州里初爲縣功曹

續漢志曰縣功曹史主選舉功勞

奉檄詣

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

續漢志曰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史

安

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

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

懼音九具反

後舉孝廉

汝南

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除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也

平長任城令

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任城今兗州縣也

所在吏

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

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

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
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
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
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
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
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
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
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稱曰
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

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旣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

譎亦詐也

旣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

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

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
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
司徒栢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
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
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
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
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
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衍衍得禮
之容

閭閻忠正貌
衍衍和樂貌

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

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
年代第五倫爲司空章和元年代栢虞爲
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
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
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
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
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
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
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

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旣
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
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
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
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
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
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
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
貴戚無盡節之義

續漢書曰安奏司隸
鄭據河南尹蔡嵩

請免

官案罪竝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

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

袁山松書曰河南尹王
諶漢陽太守朱敞南陽

太守滿躬高丹等皆其賓客
前書曰十二萬戶爲大郡也

皆賦斂吏人更相

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
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
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
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
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
不知所屬憲日矜己功欲結恩北虜乃上

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

徒冬反

爲北單于置

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
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
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
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
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
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
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
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

濱邊也

太尉宋由光祿勲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

宣明祖宗崇立弘勲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

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

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弃先恩夫言行

君子之樞機

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賞罰理

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
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
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
廢信不可去

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
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

且漢故事供

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
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
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
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

驕訐

訐謂發揚人之惡

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

戴涉故事安終不移

大司徒歆坐非帝讀隗囂書自殺大司徒涉坐殺太

倉令下獄死

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

韃爲單于

韃音九言反

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

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

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

噫音醫又乙戒反鳴音一

故反歎傷之貌也

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

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

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

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爲太尉劉方爲司空
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
自殺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
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
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
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
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舉習孟氏易作難
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爲蜀
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

陽太守順帝初爲光祿勳行至清爲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

清絜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

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明

行修清絜憂國也

求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

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

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

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太尉以灾異策免

卒謚曰康侯

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

湯長子成左

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

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爲三老特優禮之賜以珠

畫特詔祕器

前書曰董賢死以沙畫棺音義云以朱沙畫之也珠與朱同祕器棺也

飯含珠玉二十六品

穀梁傳曰貝玉曰含

使五官中郎

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

進謚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

少歷顯官

隗字次陽

先逢爲三公時中常侍表

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

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
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爲太傅成子紹
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已遂誅隗
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爲太子
舍人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爲東
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
愷爲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
漏洩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

氏曰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與兄
龕竝爲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
立行不脩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
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
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

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

占謂口言授也前

書曰陳遵憑几口占書吏是也

書奏而俊獄已報

謂奏報論死也廷

尉將出穀門臨行刑

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

鄧太后詔

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

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

鞠遣歐

音一反

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

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

謂爲尚書郎

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
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
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
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
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
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

後漢列傳三十三
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敞罪而隱

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況于反盱

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

不阿附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

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

冀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脩節

父賀爲彭城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京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莊

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字焉閔徃省謁變名姓徒行無

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

閔驚

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貌省瘦爲其垂泣閔厚丁寧此間不知吾慎勿宣露

也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縗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閔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仄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竝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

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

三郤謂郤錡郤犇郤至皆晉卿也各驕奢爲厲公所殺事見左傳

延熹末黨

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

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

不入其間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

十七卒於土室

汝南先賢傳曰閔臨卒勅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

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鑿爲藏

二第忠弘節操皆亞於閔

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爲友俱證黨事得

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爲沛相

沛王琮相也琮光武八代孫也

乘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弃

官客會稽上虞

縣名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

一見太守王

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

王朗字景興肅之父

也魏志有傳謝承書曰忠乘船載笠蓋詣郎見郎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

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趾獻帝

都許徵爲衛尉未到卒弘字邵甫恥其門

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

於家

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爲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

不聽呼聲而退遂不復往紹術兄弟亦不與通

忠子祕爲郡門下議生

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

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以

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

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

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
記室史張仲然議生表祕等七人擢刃突陳與戰並
也死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

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暗不能言火起觀
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

乃稱損而仕郡焉

謝承書曰觀字孝起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

丞相陳平為高祖謀

臣出六奇數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
吾多陰謀禍也其後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達願得
續封而終不得也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

子孫

武帝末戾太子巫蠱事起邴吉為廷尉監時
宣帝年二歲坐太子事繫望氣者言長安獄

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
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郡邸獄吉開門
扞拒曰它人無辜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穰不得入還
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孫賴吉得立宣
帝立吉爲丞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
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吉
病愈封博陽侯薨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爲關內侯
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傳子至孫王莽敗乃絕終

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

詰其大致歸然矣表公竇氏之間乃情帝

室

乃情猶
竭情也

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

易曰王臣
蹇蹇匪躬

之故烈
業也

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

心足以覃乎後昆

爾雅曰
覃延也

子孫之盛不亦宜

乎

此論竝華
嶠之詞也

張酺字孟戾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

也

敖父耳自楚降漢高祖封爲趙
王敖嗣後有罪廢爲宣平戾

敖子壽封細

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

受尚書能傳其業

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
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

又事大常栢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永

平九年顯宗爲四姓小戾開學於南宮

小戾

解見明
紀也

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

前以論難當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裳遂令

入授皇太子誦爲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

閒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

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爲奢

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

及肅宗即位擢誦爲侍中虎

賁中郎將數月出爲東郡太守誦自以嘗

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

悟曉也

上疏辭

曰臣愚以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

文法猥當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負恩

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

蒙留恩託備冗官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

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

心不離王室

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

典城臨

民益所以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

好醜

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上此即報效宜拘外內也

今賜裝錢三十萬

其亟之官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

義勇搏擊豪彊長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案

之以爲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

傭保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

謝承書曰青字公然

東郡聊城人也

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

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

燒之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史

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

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

流或作嘶喝音一介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音

不能舉夷傷也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

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督郵功曹

郡之極位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

下三公由此爲司空所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酺傷青不

遂復舉其子孝廉也

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常言

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閭閻惻惻出於

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

閭閻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衛大

夫名鱣字子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

元和二年東巡

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竝會

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

然後脩君臣之禮

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酺與酺相難上甚欣悅

賞

賜殊特莫不沾洽酺視事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爲司隸校尉奏

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
酺曰鄭據小人爲所侵冤聞其兒爲吏放
縱狼藉取是曹子一人足以驚百酺大怒
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
不平矯稱卿意以報私讎會有贖罪令猛
乃得出

東觀記曰據字平卿黎陽人也爲侍御史轉司諫校尉也

頃之徵入

爲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
之景怒遣緹騎戾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
酺部吏楊章等窮究

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

酺部吏楊章等窮究

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
人爲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
酺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
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
竇氏敗酺乃上疏曰臣實愚蠢不及大體

鄭立注周禮云蠢愚
廢駿也蠢音陟降反

以爲竇氏雖伏厥辜而罪

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以
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
之

平之謂平
論其罪也

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

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

臨終之命曰顧

命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

臣賢案鄧夫人即穰侯鄧疊母

元也元出入宮掖共竇憲女壻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見憲傳故張酺論憲兼及其黨稱鄧

夫人者猶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祁太伯母號祁夫人之類也文母文王之妻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

母

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

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

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勅賓客未嘗犯

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

不過薄

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於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

公又曰甯之有司又曰在辟公之有司又三宥
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還之曰雖然必宥
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素服如其倫之喪也

今議者為瓌選嚴能

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

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而已永元

五年遷酺為太僕數月代尹睦為太尉漢官

儀曰睦字伯師河南鞏人也

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

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以

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以郎

侍講帝因令小黃門勅蕃曰陰陽不和萬

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

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

非有望於斷金也斷金解在司徒固疾司空

年老時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公其僂僂勿露所勅僂僂言恭

敬從命也方氏傳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輔惶恐詣闕謝還復

視事輔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輔每有

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輔適會歲節公

卿罷朝俱詣輔府奉酒上壽極歡卒日衆

人皆慶羨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齎牛酒

爲釋服後以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
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
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酺本以私言
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
責讓於稱稱辭語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
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師有詔
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
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
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

司隸

校尉督大姦猾無所
不察故曰使臣也

於是策免酺歸里舍謝

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左中郎將何敞及

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年

復拜爲光祿勲數月代魯恭爲司徒月餘

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賙贈恩寵異

於它相酺病臨危勅其子曰顯節陵埽地

露祭欲率天下以儉

顯節明帝陵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言埽地而祭

也故酺遵奉之

吾爲三公旣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

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

橐蓋廡施祭其下而已

廡屋也

曾孫濟好儒

學

華嶠書曰蕃生磐磐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楊賜薦濟明習典訓爲侍講

光和中至

司空病罷及卒靈帝以舊恩贈車騎將軍
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
爲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爲司空

韓棱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積當之

後也

積當韓王信之子見前書

世爲鄉里著姓父尋建武

中爲隴西太守棱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
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

鄉里益高之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
病不能聽政校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
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校拒執不從
因令怨者章之

章謂今上章告言之

事下案驗吏以校

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
忠後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遷爲尚書令
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
肅宗嘗賜諸尚書劔唯此三人特以寶劔
自手署其名曰韓校楚龍淵

晉大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

泉水可淬刀劒特堅
利汝南即楚分野

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推

成

推音直追反漢官儀推成作鍛成

時論者爲之說以棱淵深

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
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即位侍
中竇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
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
侍御史之齊案其事棱上疏以爲賊在京
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竇太后
怒以切責棱棱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

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
稜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爲大
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
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
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
諂下交不黷易下繫之辭也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
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
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爲城旦前書音義曰城旦輕刑之名也晝曰司寇虜夜稜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
暮築長城故曰城旦

呂章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校典
案其事深音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爲憂
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校
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爲榮校發擿姦盜郡
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爲太僕九年

冬代張奮爲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

趙相

趙王良孫
商之相也

校孫演順帝時爲丹陽太守

政有能名相帝時爲司徒

演字
伯南

大將軍梁

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

郡

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爲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

發演坐抵罪也

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憲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嚙深惡之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

士

榮辟司徒府
故稱宰士

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

常勅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

飛禍言倉卒而死也

翼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

此顯名自郾令擢爲尚書令出爲潁川太

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

共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
衛州共城縣東即古共國也

歲餘復以爲山陽

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

于家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爲郎中

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興

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

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

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

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

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臣竊見光祿郎

周興

光祿主郎故曰光祿郎

孝友之行著於閨門清厲

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

蘊藏也匱

匱也

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

曰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也

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

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

尚書爲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策曰今陛下有

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爲天之喉舌尚書亦爲陛下之喉舌也

臣等既愚闇

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興抱竒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興爲尚書郎卒興子景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旣而

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常稱曰臣子同
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
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
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故當
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爲將作大匠
及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景
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

蔡質漢儀
曰延熹中

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
得周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
於廷荅對景使虎賁左駿頓頭
血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擒也
遷太僕衛尉六

年代劉寵爲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
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
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
連及中常侍防東侯覽東武陽侯具瑋皆
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以地震策
免歲餘復代陳蕃爲太尉建寧元年薨以
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

嗣至甘陵相

甘陵王理相也
理即章帝曾孫

中子忠少歷列

位累遷大司農

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
儁共敗李傕於曹陽也

忠子

後漢列傳三十五

暉前爲洛陽令去官歸兄弟好賓客雄江
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
師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
其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爲太尉錄尚書事
以災異免復爲衛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

單盡也

惟德不忘

延世承寵孟侯經博侍言帝模稜榮事君

志同鸛雀

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鸛之逐鳥雀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五